



元上都 漠南草原第一都城

沉寂了六百餘年的草原大都會——元上都，屹立於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金蓮川草原上。1358年，紅巾軍攻克上都，焚燬所有宮闕，僅僅輝煌了99年的「世界心臟」驟然消失，這處規模宏大的古代都城遺址一度被人遺忘。

2012年6月29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致通過，元上都遺址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30個世界文化遺產。這一曾經在7個世紀前作為蒙元帝國時期聞名於世的草原都城，再度得到世人的關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冠華 圖：資料圖片

元上都都是元朝的夏都，是蒙古人建立在漠南草原上的第一座都城，忽必烈在這裡登上蒙古大汗汗位，從1264年起，元上都與燕京（今北京）成為兩都巡幸制度的載體，從元世祖忽必烈開始，元朝11位皇帝中有6位在上都城登基稱帝。

半部元朝史

元朝的皇帝，春分時離開大都北上來到上都，到秋分時南下回到大都。除了處理政務，在元上都盡情地狩獵行樂，舉辦傳統盛會和祭祀，甚至盛大的體育競賽活動。其中舉辦的長跑比賽堪稱世界最早的「馬拉松比賽」，全長約90公里，路線比現代馬拉松的42.195公里長出許多，在時間上也比1896年舉行的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所設的馬拉松賽跑早了600多年。基於元上都各路高手雲集的影響與傳承，至今錫林郭勒盟仍然是中國蒙古式摔跤的故鄉，長跑名將亦層出不窮。

元上都都是絲綢之路的起點，驛道四通八達，歐亞各國使節、學者、高僧、商賈、工匠、藝人絡繹不絕，元人的許多文集中，關於元上都的詩文總計五百多首。在《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述元上都「內有大理石宮殿，甚美！其房舍皆塗金，繪有種種鳥獸花木，工巧之極，技術之佳，見之足以娛人心目」。而今，元上都遺址博物館裡陳列的大安閣出土的漢白玉雕龍柱、穆清閣出土的彩色琉璃瓦當和滴水、直徑達1米多的漢白玉柱礎等大量文物，都是上都曾經奢華輝煌的遺跡。

西方的「夢幻花園」

元上都是一座融蒙漢文化和世界文明精華為一體的草原都城，外城、皇城和宮城城郭環環相扣，既具備漢族傳統農業地區城市的風貌，又帶有蒙古游牧生活的特色。在元上都遺址內，可以看到一些伊斯蘭教徒的墓頂石，城內還建有藏傳佛教、道教、景教寺院，元朝兼收並蓄的精神有跡可尋。但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元都是其民族根源所在。

元上都作為元朝的開國都城，接納最早一批定居於此的蒙古族牧民，就是忽必烈和他的「金蓮川幕府」幕僚。忽必烈築城屯田，改變了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習俗。忽必烈時期的「那達慕」、「敖包祭祀」等蒙元遺風保留至今。作為元朝、清朝皇家奶食基地，正藍旗生產奶製品的

元上都遺址大門漢白玉題詞石刻。



技法延續了元代傳統工藝，也是蒙古族傳統建築蒙古包的主要生產地。

「忽必烈汗在上都，敕令修建一座堂皇的離宮別苑。附近的神聖之河阿爾甫，水流急湍，流經峽谷千千萬，注入不見天日的深淵……」英國著名詩人柯勒律治，1798年盛夏在睡夢中夢見了元上都和忽必烈，便寫下了被譽為傳頌的詩篇——《忽必烈汗》。他將元上都稱為「XANADU」，意為「夢幻花園」。這一詞彙後來在英語裡專門被用來形容世外桃源，西方許多街區、大廈以此命名，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詞起源於古老東方的元上都。在浩瀚的星空中，土星的第六顆衛星以「XANADU」命名。幾百年來，隨着《馬可·波羅遊記》的廣泛傳播，元上都成為歐美貴族雅士仰慕和嚮往的地方。

解開皇權文化之謎

在中國，為了突出皇權至上，截取一段地球子午線作為皇家建築的中軸線的構思也是始於元代，更準確地說是始於元上都的修建。沿南北方向的中軸線依次排列、左右對稱、南北取直，是中國明清兩代皇宮——北京故宮宮殿典型的建築形式，而這一設計理念，最初來源於元上都的建築佈局。

中國中軸線文化因中軸線歷史建築群而增添幾分神秘，北京中軸線偏移之謎一度引起諸多學者爭辯。名為慶中羽的老學者經過連續測算發現：北京中軸線往北延伸，它的延長線直指古開平，而古開平正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發祥地，元上都的所在地。這條中軸線全長7.86公里，是古都北京的中心標誌，也是當年元大都的中軸線。根據實測結果，這條中軸線與元上都宮城正北中央大殿和宮城南門至皇城南門的南北中軸線，用的基本都是一條中軸線。中國歷史上明清兩代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它們都受

到元上都設計思想的影響。

獨具文化魅力

在全球800多處世界遺產中，還沒有一個真正的游牧民族文化遺產，而元上都則是國內最具代表性的元朝遺產。它見證了北亞地區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之間的碰撞及相互交融，在世界文明史和城市規劃設計史上擁有獨特的地位。

2010年以來，考古人員在元上都遺址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考古挖掘，明德門及其護城河、外城西門護城河、穆清閣、御天門、大安閣、皇城西北角樓等範圍及局部結構逐漸清晰。元上都遺址的宮殿、皇城、宮城、外城、防禦設施和關廟遺址如今仍保存完好，體現了當時的規模、格局和草原都城特色，是中國游牧民族古代都城罕見的實物例證。

目前，元上都遺址遺產區面積達25,131公頃，包括保存完好的上都城、關廟、防洪渠、墓葬群等遺跡。緩衝區涵蓋了敖包群和保留至今的蒙古族「敖包祭祀」等傳統人文景觀，以及濕地、草原、森林和沙地等蒙古高原特色景觀在內的遺址環境。

時間、進度及資金問題，複雜的國際因素和國內申遺項目的激烈競爭，以及當地牧民的大規模搬遷，元上都16載申遺之路漫長而艱辛。在大量考古資料的基礎上，元上都最終以四大理由說服世界，成功申遺：它是「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游牧文明與「背山面水」定居的農耕文明融合的典範；它見證了曾經縱橫歐亞大陸百年的蒙元帝國的興衰；它是導致亞洲宗教格局發生重要變化的13世紀「佛道大辯論」的場所；它還與歐洲「大航海時代」的《馬可·波羅遊記》有着直接關聯。其作為夢幻花園Xanadu文化符號的原型，在當今世界的文學、音樂、建築等藝術領域有着廣泛的影響。

元上都遺址航拍圖。



元上都明德門遺址。



元上都遺址外最古老的烏和爾沁敖包。



每年農曆3月17日，元上都會舉辦蘇魯錠祭祀。

澎湖魚市

澎湖在地友人問我：「只有短短的一個早上，你想到哪裡逛？」

我嚴肅地回答：「只要逛馬公菜市場即可。從菜市場，我可以研判澎湖的農漁產狀況，以及自然環境特色。」

已經在此旅居十年，他委婉地建議，「何妨一大早，到港口的魚市看看再說。」在這唯一可媲美香港海鮮的台灣離島，地方嫺熟者如此提議，必有其道理。我便聽從，隔天六點一起前往魚市場，隨行的還有在地海洋生物研究專家小毅。

第三碼頭，長達兩百公尺的開闊魚市。我一走近，馬上被熱絡的叫賣場面震懾，那是台灣難得一見的漁港繁華。喧囂而忙碌的場景，周遭海洋資源的豐富和深邃，霎時彷彿濃縮在五顏六色的各種漁獲裡。波濤洶湧、澎湃激盪的海水，在此轉化為漁民熱鬧的交易聲。魚種的複雜多樣，在這座紛紜亂的魚

市裡，如同蔬果般琳琅滿目，又充滿最原始的野性。澎湖人離開家鄉到台灣謀生，走進海產店，卻吃不下魚的心境，我終於可以了解。我心裡喊着，身為澎湖人的幸福，就是擁有這樣源源不絕的魚類資源啊！

我跟小毅興奮地稱讚，這是晚近不曾見過的魚市繁榮。豈知，小毅卻對眼前的景觀有些失落，有著今不如昔的感慨。他含蓄地描述，過去比現今的市集面積更加遼闊，可以連接到漁船旁邊，現在僅及過去的一半罷。他這一說，我有些錯愕。

小毅看我一臉不置信，接著侃侃而談。在歡愉喧嘩的叫賣聲中，在奇麗多變的漁獲裡，我的耳邊，浮起近海箱網養殖的污染問題，過度捕撈下的環境變遷，某類小魚暴增帶來嚴重的生態失衡，這類那類不尋常不穩定的海洋狀況，全盤烘托而出。我的驚奇驚歎，逐漸變成驚恐恐懼。



繁華喧囂的澎湖魚市。

眼前如嘉年華會，幾乎天天上演的魚市歡樂並非虛假，只是，很可能是最後的一幕繁華。

於是，眼前一名漁民利落地以五秒一尾，處理著一大桶連皮帶刺的密斑刺河豚，當地人叫刺規。在小毅的提醒下，我隨即聯想起，一定是沒有天敵，美味的刺規才會暴增。

繞完一圈後，意猶未盡。繼續繞第二



當地人每天處理大量漁獲。

圈，加入了高船長，一位捕魚四十多年經驗的行家。

他觀察魚類更加精明，哪一攤賣的是大陸貨，哪一攤是自己捕捉的，只瞧一眼魚貨，隨即了然。還有些是垂釣的，哪些又是網獲的，同樣可以輕易分辨。或者同樣一種，從色澤也能分辨來自深海或淺海。聽他現場解說，這才驚歎，原來看魚類如賞析玉石，需要長時間的捕魚經驗。

高船長跟小毅都有同樣的失落，「以前在放下十八根魚鉤，收網上來時，每根幾乎都勾着肥大的石斑，你想想看，那是甚麼精彩的年代！現在有幾尾不知名的底層小魚就不錯了。」

友人張祖德跟我補充，高船長是富有的漁民，過去幾十年靠著捕魚，供養了幾位孩子在台灣讀書、買房子，如今生活悠閒。但那是上一代的漁民，身手厲害、工作勤奮的才有機會獲得老天給你的賞賜。如今捕魚技術再嫺熟，恐怕都只能餬口。

現在如是，但未來呢？這個問題高船長和小毅也說不出答案。

明天有一颶風即將登陸，今天漁船紛紛回來，努力地卸貨。我抬頭遠眺，南方的海平線，烏雲蓋頂。無法判斷明天颶風是否會登陸，只知眼前的魚市繼續熱鬧非常。

文、圖：劉克襄